

南斯拉夫的铁托

齐里亚库斯著

编 译 公 司

南斯拉夫的铁托

〔英〕齐里亚库斯著

伍仁禾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本书作者康尼·齐里亚庫斯 (Konni Zilliacus)，一八九四年生于日本，后加入英国国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处工作。一九四五年起，被选为英国工党下議院議員，并負責工党外交委员会工作。一九四六年与罗斯曼领导了所謂工党“叛党”事件，一九四九年被开除出工党。

K. Zilliacus

TITO OF YUGOSLAVIA

Michael Joseph Ltd., London, 1952

本书根据伦敦米契尔·约瑟夫公司 1952 年版譯出

(原 E 02822)

南斯拉夫的铁托

〔英〕齐里亚庫斯著

伍仁禾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資料室編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 定价(七)0.99 元

目 次

前 言.....	1
第 一 章 一个人的出生和一个时代的終結.....	3
第 二 章 农民变为工人.....	16
第 三 章 工人成为士兵.....	26
第 四 章 革命者的成长.....	34
第 五 章 革命的道路.....	45
第 六 章 领导和准备.....	68
第 七 章 战争与革命.....	101
第 八 章 游击队与各大国.....	120
第 九 章 胜利和冷战.....	140
第 十 章 共产主义世界的大分裂.....	163
第十一章 与莫斯科破裂的后果.....	187
第十二章 铁托、南斯拉夫与世界	228

前 言

十二个月之前，我起了写这本书的念头。我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第一，将铁托的经历写出来，从他的身上阐明巨大变化的过程——从奥匈帝国的瓦解到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它从苏联的羽翼之下解放出来；和它以后的发展。第二，说明我们时代的最重要问题——非共产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是否能彼此和平相处，若能，又怎样和平相处。

我认为自己有资格写这些题目，因为，在六年之中我常常访问南斯拉夫，曾学习当地语文，在这个国家各地旅行，得到南斯拉夫领导人人们的信任。一九五〇年，我曾同铁托在布里俄尼岛和斯洛文尼亚的山中度过了四个星期的暑假，并且对他的不寻常的经历知道得很多。我曾经在过去五十年内，置身于改变半个欧洲和大部分亚洲的事变的漩涡中。这位元帅在他自己国内发生的这些事变中起过和正在起着领导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我懂得俄文并了解俄国，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专门研究外交问题，并且在国际联盟秘书处工作的许多年内，同苏联问题有业务上的接触，因而，我能够根据国际背景叙述南斯拉夫，并从南苏冲突中得出政治教训。

我访问过元帅的故乡，并同他童年时期的朋友、同事和战友交谈过。我认为，在西方，除了费兹罗伊·麦克莱恩准将外，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铁托。麦克莱恩准将在《东方的道路》一书中说，他清楚地并以洞察秋毫的眼光和同情之心“观察”了他。我感谢麦克莱恩准将允许我援引他对游击队员们、他们的领袖们和元帅本人所作的出色的描述。

南斯拉夫当局供給我所需要的任何材料的档案。我特別感謝他們的一切協助和好意；感謝活百科全書和不厭其煩的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感謝克罗地亚著名剧作家、前共产党员和铁托三十多年来的亲密好友米罗斯拉夫·克莱查和新聞处的馬里亞·威尔凡和佩罗·特魯廷。

埃萊納·勒·馬尔光女士記錄和抄写了这本书的全文，她用她的聪明才智和清醒的头脑，在写作和研究方面給我以帮助，并丰富了这本书的内容。

康·齐里亚庫斯

第一章

一个人的出生和 一个时代的終結

約瑟夫·布罗茲(他以后用铁托这个革命的別名)出生于一八九二年五月二十五日。^①他出生的世界同今天的世界存在着难以想像的差別。

两个世界的不同甚至比南斯拉夫元帅与扎果烈山中庫姆罗維茲小小村落的一个农家小孩之間的差別还要大。后者变成前者的过程和这个变化对世界的意义是本书的主题。

一八九二年,維多利亞女王仍然在位。英国工党还没有成立。巴黎公社的印象在人們的脑海中已經淡漠。欧洲大陆社会主义馬首是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变得溫順和受人尊敬。旧秩序看起来是稳定的。

一个俄国乡村的小土地所有者的二十二岁的儿子,由于持有革命观点,在学校遇到麻煩,他就是弗拉基米尔·依里奇·烏里揚諾夫,他在非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內的确是很活跃的。他被他的党內的大多数成員看成是一个叛逆分子和分裂分子。他常常同他的领导人发生爭吵,拒絕服从党的紀律。他在为他的富于幻想的观点进行着卓越的和艰苦的論战。他认为,这个新成立的、他剛剛参加的党完全應該解散,然后根据新的和截然不同的方針重新建立。他的目标是把当时一般理解的政党变成类似一种革命职业

① 他的真正生日是五月七日。可是,克罗地亚的一些游击隊員在战争时期发现一份警察的报告,将铁托的出生日期錯写为五月二十五日,游击隊員們就在那天組織了一次公开庆祝会。

組織的東西。西方知道他的少數人中，有一個少有的專家甚至知道，他的革命的名字列寧是取自他被流放的西伯利亞的列納河。但是，卻沒有一個人認真地看待這個年輕人的離奇的計劃。

自從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在普奧、普丹和普法戰爭中將奧匈帝國逐出德意志各邦和統一德國以來，長期的和平蘊育了一種看法：歐洲強國之間的戰爭是一種野蠻的、愚蠢的時代的錯誤。征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戰爭無疑會繼續下去，但歐洲的一致，或是列強的一致，使它們注意到，不要使文明和基督教領導者們的角逐嚴重地威脅和平。

到一八九二年，對普法戰爭和喪失阿爾薩斯—洛林的屈辱猶威劇痛的法國，同俄國結成聯盟以對抗中歐同盟國即德國和奧匈帝國。這兩個強國集團正在爭奪衰落中的奧斯曼帝國在北非和巴爾干的遺產。迅速發展的德國工業化，通過德國的附屬性的盟國奧匈帝國，對巴爾干和中東市場追逐，同法國和帝俄的利益發生了衝突。俄國政策覬覦着君士坦丁堡，企圖對達達尼爾海峽以及對巴爾干半島和奧匈帝國的斯拉夫民族進行控制。德國——爭奪殖民地的後來者，想要修築一條柏林—巴格達鐵路以便打進中東市場。奧匈帝國的統治者們，開始感到境內和邊界上的斯拉夫民族主義的壓力。法國主要是關心非洲，但在敘利亞、黎巴嫩和耶路撒冷也有其利益。

在世界範圍內，爭奪殖民地已進入最後階段。列強已經瓜分了赤道非洲和南海群島，古老的中国帝國已變成了亞洲的病夫，並且以日益增長的憎恨之心忍受着歐洲列強和它們的後輩日本的侵略。但是，壓力還沒有達到危險的程度。軍備競賽仍處在初期階段。

英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在貿易和工業方面居于絕對領導地位——占世界工業生產的三分之一、世界工業品貿易的一半，也同樣是世界航運業和銀行業的主宰，但它已經感到了美國和德國工業擴展的影響。它的海軍等於兩個強國的水平，仍然

能够执行“光荣的孤立”政策。这就是說，它为了适应当时它的利益的需要，可以随意把自己的力量投到欧洲均势的任何一方，而不同两个敌对同盟的任何一面联系在一起。一般讲，其他国家能指望它利用欧洲国家的一致行动，来和平解决列强之間的爭端。

然而，在表面上似乎是稳定和和平的世界上，却埋下了社会的和国际的爆炸力量，这力量在不多的几年內将改变文明世界的形状，并摧毁德意志帝国、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三大帝国。三大帝国中，奥匈帝国注定要遭到最悲壮的命运——分裂而死亡——因为它是一个时代錯誤的产物，一个違反民主和民族原則的、笨重的、搖搖欲墜的半封建遺物，它也是一个被严重的文牘主义和运轉不灵的官僚机构維系着的拼拼凑凑的东西。尽管这样，对于那些不需要生活在其中的人，或虽生活在其中而享有少数人的特权却无众人肩上負担的人，奥匈帝国仍然有着垂死的文明的顏色、魅力和詩情画意。

然在一八九二年，奥地利皇帝、他的宮廷和大臣們仍然确信拿破侖名言的真实性——如果奥匈帝国不存在，就需要制造一个。这一古老帝国的幅員囊括中欧、东南欧广闊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一半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亚以及意大利、波兰和苏联的一部分。他們因为同不断增长实力的俾斯麦德国結成同盟而感到安全和强大。仅在十四年之前，它在盟国的帮助下，并以維持法律和秩序的名义，曾迫使柏林国会同意它侵占邻近的土耳其省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維那。

一八九二年，工业革命剛开始在奥匈帝国落后的斯拉夫各省萌芽。可是，它不是自下面、而是从上面开始的：在資本主义誕生的西欧国家中，工业革命同民主思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取消貴族特权等同时发展起来。它是通过社会地位低微而政治上激进的商人和制造业主对旧有的拥有土地的貴族制度的长期斗争而发展起来的。然而，資本主义是以完善的大企业的形式，于十九世紀的后半期来到巴尔干的。它們大多是外国人（奥地利人、

匈牙利人、捷克人）經營的企业。这些企业受到在克罗地亚出生的、克罗地亚的匈牙利总督黑德瓦里·庫恩伯爵統治下的严酷专制警察国家的支持。人們在回忆起黑德瓦里·庫恩伯爵的二十年統治时仍然罵詈不止和深恶痛絕。

一八九二年，克罗地亚的工会仍然在为爭取存在的权利而斗争。工資仅够糊口，工資在一个季度末才发下来，而不是每周发一次。他們住在集体工房里，沒有人談論什么工人住宅問題。

同克罗地亚有古老的历史联系的塞爾維亞，說着同样的語言，但文字是用的古俄罗斯文字母，而不用拉丁字母，信奉希腊正教，而不信拉丁教。因此，这两地是西羅馬和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的分野。它几乎完全是一个农民国家。那里，氏族傳統不久前才因比較現代的社会出現而退居次位。到一九〇〇年，全国只有一百五十三个工业企业，雇佣工人三千二百人。

門的內哥罗是一个荒山小王国，居住着十五万野蛮的氏族居民。他們由于氏族格斗而分裂着，但他們引为驕傲的是他們常使土耳其人对控制他們的国家感到棘手。它同十八世紀苏格兰高原相似。再南边的馬其頓仍旧是奧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保加利亚远在东南。俄国人十四年前将它从土耳其的手里解放出来，由于柏林會議的巧妙安排而赋予它一个德国王朝。它的斯拉夫人民认为，他們自己如果不是塞爾維亞人的亲兄弟，也是他們的隔房兄弟。但他們却认为，自己同馬其頓斯拉夫人是对手。

今天所說的游击战，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以不同程度的声势、然而多少是持續不断地、进行了五六个世紀以反对土耳其人，并且有变成“职业的”和帶有階級性的傾向。这就是說，这些爭取自由反对土耳其的战士，有时沉溺于被认为是劫富济貧的俠盜活动中，变成了穷苦人民流傳的故事——但他們的拥有財富的同胞却將他們看成土匪。这些富人一般都設法同土耳其侵略者妥协，反对强行劫走他們的財產。

当时，克罗地亚分为“南方边区”和“边区”。在“南方边区”，一

八四八年以前，农民一直是封建貴族的农奴。在往昔，封建王公們急急忙忙集合他們的家臣，試圖相互說服，奔赴边境，击退在統一指揮下的紀律森严的土耳其部队。这一制度证明是費用浩繁的軍事上的失敗。于是就建立一个边区，內地农民中的冒險分子被无偿土地和免除封建賦稅的報酬所引誘，而願負担永久处于战争編制的义务，成为在軍事統治下的有自己的武装的一种拥有土地的駐防軍。这一整个安排頗似当年俄罗斯抗击韃靼人时把边境土地变成处在永久战争編制下的哥薩克拥有的“无偿”土地一样。下列事实也很相似：哥薩克和克罗地亚的边境上的人都被他們的国王用来維持法律秩序、防止社会騷乱和民族起义，变成了他們的帝国人民所惧怕的人物。

在奥地利軍事統治（一九〇八年正式将这些省合并后，才改变为民政政府）下的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維那人仍然是原始的、貧苦的和落后的，他們处在門的內哥罗或塞尔維亚荒僻地区的水平，而赶不上克罗地亚。他們的文字也是塞尔維亚—克罗地亚文，拉丁字母比古俄罗斯字母占优势，信拉丁教而不信希腊正教。

因为这里是存在着土耳其統治同时又有大批人改信伊斯兰教的欧洲唯一的地区，所以大多数人是穆斯林。历史上的原因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維那大約在土耳其入侵四百年前，曾經是信奉叫做波格迈尔的異端派的王国。他們的基督教受到波斯摩尼教的深刻影响。这一異端派自保加利亚向西傳播，并向北傳至波斯尼亚—黑塞哥維那，而在此植根繁荣起来。波格迈尔认为魔鬼同上帝同样强而有力（一种讲起来沒有个完的信仰！），厌恶牧师和封建主，建立一个虔誠、簡單、平等的农民公社。他們同比利牛斯山、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同它类似的異端派（阿尔比派等）有联系。一个波格迈尔的伪羅馬教皇曾訪問过这些国家的同宗教友。学識淵博的基督新教徒和異端派从欧洲各地到过他們的首都薩勒热窩。

羅馬教皇和希腊正教大主教派遣十字軍征討波格迈尔派，遭到有力的抵抗。可是，土耳其人使他們难以敌擋。在土耳其的占

領下，他們无处可逃，沒有外部的支援和鼓舞。他們的基督教異端學說和社会观在一些地方比較接近伊斯兰教，而不接近于天主教和希腊正教的观点。他們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开始大批地改宗伊斯兰教。土耳其人允許波斯尼亚—黑塞哥維那有一些自治，包括对改宗的承认，这一点在奥斯曼帝国的省份內还是少見的。土耳其人还将許多波斯尼亚的伊斯兰教徒擢升到領導地位，其中有几个升为帝国总理大臣。

表面上的甜头和旧秩序的压迫之間的矛盾，什么地方都沒有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表現得更加尖銳。

克罗地亚北边的斯洛文尼亚，几世紀以来都是奥地利的一个省，但同克罗地亚一样，仍旧是个很难滲入的、不易改变的斯拉夫地区。

一千年以来，克罗地亚的貴族豪門同匈牙利的封建貴族和国王有联系。开始时这个联盟是一个天主教反对希腊正教的联盟，因为拜占廷和羅馬帝国在此分野；它也是土地貴族团結一致反对奴隶和农奴的联盟。当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封建制度必須对抗来侵的土耳其人时，这种联系就更加紧密了。

匈牙利人逐漸变成了占优势的伙伴。匈牙利人的克罗地亚諸省加入奥匈帝国时，保留着某些克罗地亚自治政府的遺迹：其語文被用为官方語文；克罗地亚有議會，其权力大体上相当于郡委员会，在两百万人口中有选民三万人。

一八九二年，它离人們站在薩格勒布教堂塔內可以看見长长一条土耳其的烽火在山頂閃爍的时刻只有十四年；距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农民起义后正式廢除农奴制的最后殘余仅只三十年（这次农民起义是克罗地亚长时期来一系列起义的最后一次）。

大部分封建的精神和秩序依然存在。貴族和豪門仍然将农民看作劣等动物，农民受到高利盘剝，因缺少土地而貧困至死，时常債台高筑，并且因愚昧无知和沒有出路，而被迫出售自己的产品和从城鎮里购买必需的东西，遭受价格上的无情剝削。他沒有受教

育的机会和缺乏保护他的利益的任何組織。纵然这样，他仍然会吻他的地主的手，鞠躬至地，随时随地和一举一动都表现出謙卑謹慎和低声下气的奉承。

約瑟夫·布罗茲的出生是无声无息的。因为这是每年一度的事情——小約瑟夫(受洗时的命名)在一連串十五个小孩中排行第七，这十五个孩子中有七人(五个兄弟和两个姊妹)得以幸存，其他八个都夭折了。农民家里生孩子甚至連医生都用不着——这不过是当地接生婆的一件日常工作，以及家庭成員和邻人敷衍了事地道喜的因由。

約瑟夫的父母弗朗約·布罗茲和他的斯洛文尼亚妻子瑪丽亚是薩格勒布典型的农民，像他們的祖先和庫姆罗維茨村及其附近各村大多数农民一样地生活着：弗朗約·約瑟夫有十畝地，其中包括一个有几株果树和一块菜地的园子，还有半所房子，这半所房子包括十八呎长十二呎寬和十二呎长九呎寬的两間房屋和半間厨房，厨房里有修在牆內的灶、一个炉子，上有一个可悬挂鍋子的铁鈎子(厨房的另一半有同样的設備，供本院布罗茲族另一家使用)。一个六呎高的人能够很容易摸到房子頂棚的橫梁。

房子的上层是一个隔成两半的閣楼，大孩子們睡在这里。閣楼下有父母用的双人床、搖晃过一个一个小布罗茲的搖籃、紡綫用的紡綫杆、織毛或織麻用的織机(先在小房里用脚踏机将毛或麻处理过)和供小孩子們睡觉的大而方的平頂炕。

小孩子們沒有床。他們睡在鋪在地板上或炕上的一堆烂布和一两条毯子上。

十畝地不能养活九口之家。弗朗約·布罗茲赶着他的馬車做些搬运零活。他也从斯洛文尼亚拉一些木柴在四乡出卖。他或者自己去撿柴，或者同他的斯洛文尼亚的岳父協議去做。他的岳父是个樵夫和燒木炭的，住在半年被白雪复盖的群山所包圍的深山密林里。

大孩子也出去为附近农民干活，直到他們长大了，能够离开家

庭到世上自謀生計。那些日子里还能够住在扎果烈的人，就拼湊两百福林迁到美国去；別的一些人在欧洲和海外寻找工作，几个月或几年回一次家。生活总是艰难的，在九十年代长期蕭条时期，生活几乎是难以忍受的。

尽管全家都节省和积攒，尽管起早摸黑地干活，也常常吃不飽飯。每天的主食是玉米做的面包。面粉做的面包是为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些大节日里做的罕見的奢侈食品。

在这家的十噉地上生产的玉米、土豆和別的产品通常大約在正月就吃光了，那时，父亲布罗茲就到斯洛文尼亚去撿柴，同时购买一家人吃到下季收获时的玉米面。他的妻子把玉米面和她时时焙好的面包鎖起来，她凭心认为尽量公平地和尽可能多地分配給家庭成員。这經常不能滿足好动的和时常叫餓的一群孩子的需要。于是，他們想出一条妙計，当他們的姑母或叔父来訪时，就向他們的母亲要面包。在亲戚面前她就不好意思拒絕，結果他們得到了面包——但是事后却是一通責罵，說不定要挨一頓打。

然而，弗朗約·布罗茲在扎果烈还算是一个“中”农，而不是貧农。在他的村子里两百个居民中，有些人的土地比他多，但是不少人的土地甚至比他的要少。地不是很好的，大多东一块西一块地分散在林木繁茂的山坡，这些山一起一伏与远方斯洛文尼亚的群山相接連。在坡度不大的山谷的脚下，离村子几百碼的地方流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界河——苏特拉河。

扎果烈好像坎伯兰湖区，不过比較寬广。当孩子們不耕作或不為他們的父母或家境稍好的邻居牧养奶牛、鵝和別的动物时，田野、山間、树林和溪流是他們游憩的場所。

当他們长大了的时候，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就失去了这种享受了。身为农民，村子上的人大多将田野和山巒看成牧場或种庄稼的土地，将池塘和溪流看作水源，将树林看作那么多的木材和木炭。但少数人却有不同的看法。譬如，打猎和釣魚的那些人，就具有举世相同的出生乡間的運動員爱好自然的观点。扎果烈的民歌

和傳說表現出對他們的鄉間美景的生動的理解。在離庫姆羅維茨村几哩、以安東·米哈依諾維奇命名的可愛的山谷里，樹立着他的紀念碑。他是著名的克羅地亞贊美詩（《我們的可愛的國家》）的作者。這首贊美詩生動地將愛國主義和對自然的愛好融合起來。這也並非偶合。

幼小的約瑟夫·布羅茲如飢如渴地吸取了几乎是仍然全部处于文盲状态的農民間世代相傳的民謠和傳說。他有着醇厚的詩意的天性和浪漫氣質，揉和着帶有泥土氣味的一般感覺和農民的精明。這兩種性格表現在獵人對鳥類和野獸、森林、溪流和羚羊出沒的巉岩之間的不同的態度上。他在遊戲運動時是隊長。他格外強而有力和活躍，富于冒險和蠻勇。他喜歡游水、爬山和在樹林里游逛。

小約瑟夫每天早晨跨出家門的時候可以看見矗立在最大的山巔上的、俯瞰整個山谷的、筑有嚴密防禦工事的城堡。這個城堡在十六世紀被馬提耶·古貝奇領導的起義農民焚毀了。雖然這次起義比別的起義在歌謠和傳說中占有重要地位。這僅僅是自十四世紀初到一八四八年正式終結克羅地亞農奴制度（以勞役付債制度）的這一革命期間一系列起義之一。但是，從散踞在四周山上和仍然住着貴族們的小城堡可以看出，這一古老的制度雖然被無數的農民起義所動搖并在一八四八年正式壽終正寢，但仍然沒有徹底死滅。

約瑟夫家門的左邊是高聳入雲的被燒毀的古堡遺迹，右邊是山。兩者之間、正冲着布羅茲的房舍，有一座閃爍發光、拔山而起俯瞰村落的白色教堂。這提醒庫姆羅維茨和附近村上的農民——倘使他們中的任何人需要提醒的話——牧師和地主相互勾結，并且仍然是這個地方的統治勢力。他們企望和打算迫使他們的農民服從和忍受侮辱，從他們榨取一切別的東西。

布羅茲家族已經好幾代都住在扎果烈，但家里仍然相傳着他們的祖先是從達耳馬提亞遷來的說法。的確，父親布羅茲的外貌

是这种說法的证明。因为他高而瘦，烏黑的头发，被太阳晒成紫銅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炯炯閃光，生着一个鷹鼻和鵞臉。他引以为自豪的是，他的母亲出身于古老的“自由”农民的家庭（从未作过农奴的农民）。他的妻子名叫瑪丽亚，生时取名亚韦尔謝克，是一个典型的斯洛文尼亚人：非常洁白的肌肤、碧藍的眼睛、短小精悍、后半生变得矮矮胖胖。她坚定的性格足以养活一大家人，操持家务和掌握丈夫。

她对待孩子严格而公平，虔誠地信奉天主教。在晚期，約瑟夫以感激之情回忆起他母亲的严格和公正。他认为，这些性格成为他的道德观的主要内容，或許是在他离家以后陷入任何严重的个人麻煩問題时救援他的主要因素。然而在当时，他是否持有这样的看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母亲的严格一定要侵犯他的年青人的胆大妄为的性格而使他感到厌烦。

另一方面，他母亲的虔誠激怒了他。他不喜欢牧师。他认为，这些牧师大多利用人們的輕信以达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他觉得，他們总是在他母亲的身边兜来兜去，向她要錢、要吃的或要她做劳务。

他及时地施了坚信礼。他借此机会要表現一下他性格中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想用事实去考驗他自己的或其他任何人的說法；他的媽媽要他将錢送給牧师，作为帮助教育她的儿子受了坚信礼的报酬。她郑重地警告他，倘若他自己私下将錢乱用掉，天主一陣霹靂会将他击死。这对于要寻根穷源的約瑟夫是太难以相信了。他告訴他的小弟弟：“我不相信。”并且說：“我拿这些錢去买些糖，我們將糖吃掉看会怎么样。”小弟弟吓坏了，但也不敢反对約瑟夫。糖果照样买了和吃了，沒有发生任何事。約瑟夫胜利地說，“你瞧怎样。”这就是他媽媽的严格所产生的一次不愉快的結果。

他在村中的教堂里作侍者。一天，他沒有为一个肥胖的牧师扣好袈裟。牧师用拳揍了他。十二岁的約瑟夫掉过头来，走出教堂，再也沒有回去。暴躁和頑固的驕傲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性格中

还有对个人羞辱或侮辱的强烈的愤恨。

幼年的約瑟夫·布罗茲是一个伶俐活潑的小孩子。在游戏、运动和打群架方面比別的小孩子都出色。群架打的很多——当斯洛文尼亚的小孩子过河来的时候。年幼的約瑟夫虽是个半斯洛文尼亚人，可是同他的同伴一样有保卫他的村庄反抗他們的邻人的积极性。他說，他不喜欢斯洛文尼亚人。可是，他却喜欢到斯洛文尼亚的山里去看他的燒木炭的外祖父。事实上，在假期沒有活儿让他做的当儿，他經常同这位老人呆在一起，他能够呆多久就尽量呆多久。老人似乎喜欢他的陪伴。元帅一天对我說，“也許因为他喜欢讲话，而我这方面也有很多要讲的。”他在一个較一般稍长的假期之后回到家里。因为假期里尽听斯洛文尼亚話，他的口音有些变了，他的同学拿他开玩笑，說他像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在讲克罗地亚話。

他是村上与他同年的小孩們干冒险和俏皮事的头目。他組織了一帮小孩偷窃邻居果园。

一个比布罗茲大一岁、在村学校里同他同班讀过书的农民津津乐道地告訴我，一般讲他巧妙地和大胆地組織偷襲，使他們都能走脫。可是，一天約瑟夫本人被憤怒的果园主在苹果树上捉住了。他自由自在地走向小約瑟夫躲藏的树梢的下边，他叫道，“現在我可抓到你了，你这个小××。”这个小孩迅速向下跳，落在他的肩上。他被打翻在地，約瑟夫趁机逃跑了。

約瑟夫·布罗茲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但不是最好的。大家知道他閱讀广泛，能独立思考。他也善于思索。他曾对他的朋友說，“我总是对我所看到的、听到的或讀到的感到惊奇。”童年时同他一起玩的一个人告訴我，“他的胳膊下总是夹着一本书，甚至在田野里放牧牛馬时也一样。”乡村教师要他管理他的小图书馆。

他下决心要成为有学識的人，这就使他在某些时候同他的父母发生冲突：“我家里的人是农民，具有典型的农民观点：受教育不过是装模作样，在田里干活才是更为重要的。那时的乡間还没有